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八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漢

陳蕃 竇武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

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遷。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良民爲寇。皆所在貪虐使然。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卽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

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吏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

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于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

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
儒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蕃上疏極諫。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
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
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排陷忠良。大司農劉祐。
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

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獨不念先帝得

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于陛下有何愾。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過謫已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蒙刑坐。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

下深宜割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瓚璿竟死獄中。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謫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詞。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

焚書阬儒何異。人君者舉動不可以違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謬言出口。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又青徐災旱。民物流遷。而國用盡于紉羅。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寔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竇后臨朝。以蕃爲太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

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卽位。竇太后復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辭。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

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武不卽以時收殺。而須考竟其辭。事遂

泄曹節等因矯詔誅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蕃曰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日害之徙其家屬于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畱朱震時為鉅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曾相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教授大澤中。不
交時貴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
人拜武郎中冬立爲皇后封武槐里侯明年拜城門校尉
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
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于道施貧民
時宦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疏切諫其畧
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譎
詐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
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
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
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之所
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畱神澄省時見理出以
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
臺閣近臣陳蕃胡廣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
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
恢等明達國典羣才竝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
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